

施小炜 著

东篱撷樱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东篱撷樱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篱摘樱/施小炜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1

ISBN 7-5633-5151-5

I. 东… II. 施… III. 文化—研究—日本 IV. G1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216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n>)

出版人: 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mm × 1 240mm 1/32

印张: 4.75 字数: 83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6 000 册 定价: 14.20 元

如果发现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余自乘桴泛海，负笈东游，于今已逾一十五载矣。晨兢夕厉，无端误学屠龙之术；西窜东奔，何处可寻用武之地。跋前踖后，周章如失鸣之鸟；支左绌右，氤氲乃不舞之鹤。一事无成，空叹少年白头；三生安托，徒惧老境将至。岂不慕荣利，奈何菲材；遂无心功名，还事雕虫。然生性疏懒，故提要钩玄，穷原竟委者，盖恐非余所能也。于是乎只得逐影吠声，寻章摘句，得短文数十篇，爰成此书。虽堂而皇之，美其名曰介绍东洋文化，其实无非是于万千过眼飞花之中，撷得一瓣而已矣，故冠名以“东篱撷樱”。所叙所辩，得当欤、失当欤，尚乞读者诸贤公断。《圣经》衍文“第二马加比书”云：长序文而短正编，至愚也。本书正编既已短，倘序文再长，岂非必欲昭示余之至愚于天下而后已乎？余虽固愚，亦知不可为也。临渊勒马，就此收笔。

本书得以付梓，专仰赖李兄振声、郑兄纳新二人之鼎力，谨致谢忱。

是为序。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七日于呷奔国暗疏乡

contents 目录

画龙集

当“东洋”遭遇“东方”	3
桃太郎·龙之介·章太炎	6
芥川龙之介与芜湖	10
武田泰淳笔下的合肥	13

说书集

闲话“古本屋”	19
文库本与书衣	22
通向书籍世界的路	25
阅读形态的与时俱进	28
百花齐放的文学史	31

描授集

《忧容童子》——一部现代骑士道物语	45
冷静与热情之间	48
向往异界	56

目录

contents

艺术而真实的金线虫	59
有气无力的《咸味兜风》	62
小说玩的是细节	
——读片山恭一《在世界的中心,高声呼唤爱》	64
漂泊的乌鸦	70
向村上春树先生学习	73
“活写”另类的《舌穿耳环》	76
职业作家指南职业	79
青春:缺憾而甜美	
——《忧郁的葡萄》译者后记	82
闲话江国香织	86
路边小说家	90
宇多田光翻译绘本	93
写作的目的	96
大江与他的母亲	98
星星王子	101
书写中国的日本人	103

contents 目录

世说集

三人行,即有诗社	109
娃他那伯桑	112
天才汤姆	115
顾客就是上帝	118
首相的英语	120
歌剧啊,歌剧	123
野老争席	126
日语蛮好玩	129
傲慢与谦虚的故事	131
嬉笑胜于雄辩	133
越俎代庖——读者来炒畅销书	136
文坛造星喜剧	139

画龙集



当“东洋”遭遇“东方”

爱尔兰人琼斯是路透社记者，曾在东京供职五年，其间与芥川龙之介那个交友圈子过从甚密。芥川就曾在文章中调侃琼斯，大暴其丑，揭发他在上野喝得酩酊大醉，深更半夜纵身跳入池塘中，断送了久米正雄唯一一套像样点的“哈卡马”（日式礼装）。时至1921年，琼斯已经从东京奉调上海。因此当是年三月底，芥川扛着大阪《每日新闻》社“海外视察员”的头衔来华漫游时，他便得以在上海充作东道主款待旧友。头一晚就领芥川去牧羊人餐馆共进咖喱饭，随后又一块去喝茶跳舞。谁料到半年后他竟然命丧天花，芥川还专门写了篇小说《他·第二》寄托缅怀之情。也就是这位琼斯向芥川进言，到了北京“紫禁城不见亦可也，勿忘见辜鸿铭”。据说（其实是芥川说的）琼斯每每口头禅似的自诩“中国吾所爱，日本吾所欲”，显然对中国的事是颇有些了解的。芥川言听计从，果然专程拜会了任教于北大的辜氏，并对这次会面十分满意，喜滋滋地在《北京日记抄》中写道：“琼斯之言，不吾欺也。”

其时辜氏六十有四，芥川年方廿九，两人相差三十五岁。据芥川《辜鸿铭先生》一文记载，他在辜氏那满墙石印挂轴的客厅小候不足一分钟，“有一眼光炯炯之老人，排闥入来，以英语言道：‘欢迎，请坐。’”在我鬼先生（芥川的雅号之一）笔下，辜鸿铭一身遗老打扮，“花白辮发，白大褂儿，容颜因鼻之寸法短故，似大蝙蝠”。比作蝙蝠似颇失敬，但其实芥川对辜氏的渊博大为倾倒，甚是尊崇，敬称他为

“先生”。“先生南生于福建^①，西学于苏格兰之爱丁堡，东娶日本之妇人，北住于北京，是以号东西南北人。英语勿论，东瀛语、法兰西语皆擅云尔。然异于扬·羌倪子^②，不膜拜西洋之文明。”辜氏向远道而来的客人痛骂基督教、共和政体与机械万能主义，顺便还对芥川身穿中式长衫马褂报以赞词，夸他“不着洋服，甚感佩，所憾者唯无辫子耳”。铁杆保皇党本色发挥无遗。

芥川大学时专攻英文专业，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英文系。因成绩优秀，还获得两大京报东京《朝日新闻》和《万朝报》评选的“东大文科应届毕业生优等生”（成绩在85分以上）的殊荣。与辜鸿铭交谈，便是通过英语进行的。然而芥川虽然冰雪聪明，胡适好像也在日记中对其英语能力不无溢美之辞，但他似乎也和今天苦读英语的诸多学子一样，听力似乎不太尽如人意。幸好辜鸿铭预备下了数页粗白纸，一边口中滔滔不绝地说着“英吉利语”，一边手提铅笔在纸上用汉字把要义写将下来。“于耳朵可疑如仆者，诚乃便利之会话法也”。当然，如此交谈方式，实属不多见，倘非辜氏那般头脑清晰明快的人，要做到口手同使、英汉并用，恐怕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两人谈论最多的，好像是中国的时事政治。“先生又为仆论段、论吴、论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曾致信先生）。论来论去，先生意气大为轩昂，眼愈如炬，颜益似蝙蝠。”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屡败在列强的洋枪洋炮之下，直至今日，始终只存在一个季节，即没有春夏秋冬四季，只有政治季节。这个局面恐怕要等到中国在所有层面、所有意义上赶上西方发达国家才会改变。艺术至上论者芥川龙之介在访华之前即便不说是

① 恐怕应为祖籍福建，我记得辜氏好像是马六甲出生的华侨。手头现无资料，待确认。

② young Chinese 的讹音。



的《将军》《桃太郎》《河童》等小说全都写于访华归来之后,而芥川的政治热情就是在访华期间染上的。他在《上海游记》中也毫不讳言:“不管什么人只需去了中国,保管不出一个月就会变得特想谈论政治起来。这一定是因为中国的空气里蕴含着二十年来积累下的政治问题的原故。连我这种角色居然也在游历江南期间……整日思考起比艺术之类等而下之好几级的政治来。”芥川在上海和郑孝胥、章炳麟、李人杰都曾大谈特谈政治话题。

我们中国人称之为“东方”的,在日文里通常叫作“东洋”;而我们中国人口称“东方”时,潜意识里恐怕多半用来指称中国,恰如日本人口中的“东洋”每每说的是他们自己。“东方”和“东洋”,两者似乎不可等量置换。1921年初夏,“东洋人”芥川龙之介遭遇“东方人”辜鸿铭,完成了其政治启蒙的最后一课。不妨说,芥川是在中国接受的“政治洗礼”,其“政治启蒙课”全过程都是由中国人传授的:先是由寓居上海的国民党元老章炳麟开讲,继而由后曾任“伪满洲国”总理的保守政客郑孝胥以及代表新兴势力的共产党人李人杰讲书,最终在北京由辜鸿铭结课。中国可谓是芥川的“政治速成学校”。当然,我鬼先生并不曾简单地照单接受他们的政治思想,只是通过与他们的议论,培养了思考政治的热情而已。

交谈之中芥川“有感于先生之所论”,遂问辜鸿铭何以不挺身从政,“先生答言甚快,生憎仆未能听清,因重复道‘请再说一遍’,先生遂恨恨然于粗白纸上大书曰:老、老、老、老、老……”

我鬼先生也与鸿铭先生无异,终其一生至多只能算得半拉子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政治评论家,而绝非足以凭自身的实际行为去叱咤风云翻天覆地的政治人物。其实,来来往往如同过眼云烟般的诸多知识分子又有几人不是如此呢?

桃太郎·龙之介·章太炎

从前有一对老夫妻，老爷爷每天上山去砍柴，老奶奶则去河边洗衣裳。一日老奶奶洗衣时，见上游漂来一只巨大的桃子，捡起一看，里面竟蹦出来个男婴！便带回家去抚养，起名就叫桃太郎。桃太郎长大后率领狗、猿猴和野鸡血洗鬼岛，征服群鬼，成了为民除害的大英雄。这就是在日本家喻户晓妇幼皆知的民间故事《桃太郎》，它形成于室町时代（1392～1573）。类似的惩戒异类、为民除害主题，恐怕也存在于不少其他国家地区的民间故事中。人们孩提时代便通过祖母、母亲的讲述，或教科书副读本乃至广播电视等媒介的反复灌输，从而作为教育制度的成果融入集体记忆。芥川龙之介也不例外，直至有缘得遇章炳麟，其桃太郎观与日本人的平均集体记忆无异，对于故事真正的要害所在习焉弗察，莫辨其臭。

1921年4月26日，上海春寒料峭，淫雨霏霏，龙之介来到法租界拜会章炳麟。据其《上海游记》，这次会晤令他印象深刻者有三：一是仅铺地砖而无地毯无暖炉的章氏书斋寒冷无比，身穿夹衣的龙之介几乎感冒。二是书斋竟悬一巨大的鳄鱼标本为装饰，让客人不禁对主人的趣味心起疑念。鳄鱼之下挂一横轴，上书“东南朴学章太炎先生 元洪”，使得他更加相信了章氏以王者师自任，一度选中黎元洪为弟子的“风说”。第三就是章氏关于《桃太郎》的一通议论了。这番真知灼见直令龙之介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数年之后

依然念念难忘,不惜赞词:“先生诚哉贤人也。”并在《僻见》中详述了章氏“桃太郎论”的具体内容:“我最为厌恶的日本人是征伐鬼岛的桃太郎,同时对热爱桃太郎的日本国民也不得不多少抱有反感。”

冰雪聪明的龙之介敏锐并准确地听出了太炎先生矛头所向直指“日本政府的殖民政策”,感受到这位其貌不扬的老者的犀利与深刻,慨叹曰:“我每每听到外国人嘲笑山县公爵^①,颂扬葛饰北斋^②,责骂涩泽子爵^③,然而从未听到任何一位日本通像我们的章太炎先生这样,朝桃子所生的桃太郎射以一箭。不唯如此,先生的这一箭远远要比所有日本通的雄辩都含有更多的真理。”这真理非他,恐怕就在于一针见血地道破了为日本人所钟爱不已传承代代的英雄桃太郎,原来竟是个残暴的侵略者!鬼族虽系异类,长相习俗皆不同于人类,但却并不曾与人类为敌,只是规规矩矩地守着一方热土,与人类和平共处,而桃太郎却仅仅因其为异类便非欲诛灭而后快。如果说桃太郎象征着嗜血好杀的军国主义,那么敬爱桃太郎的日本国民自然就显得不那么可爱了。仅仅追究山县有朋、涩泽荣一等当代桃太郎,以为是此辈将日本引上了侵略扩张的歧途,那是远远不够的;将桃太郎们视为英雄而不吝支持的日本人乃至产生出桃太郎的日本文化,都应当为现状承担责任——这大约就是龙之介的理解。

章氏的一席话改变、也许应当说铸造了龙之介的桃太郎观:如前所述龙之介原来并无所谓桃太郎观,有的只是“平均的”集体记忆而已。他写了篇寓言小说《桃太郎》(1924年),尝试重塑桃太郎形象,而这重塑,明显是章氏影响的结果。在龙之介笔下,桃太郎动念征伐鬼岛是因为“讨厌像老爷爷老奶奶那样,上山下地干活”。亦即

① 山县有朋,明治时期陆军元帅,帝国主义者。

② 江户后期著名浮世绘画师。

③ 涩泽荣一,明治时期大资本家、金融寡头。



好逸恶劳,宁肯从侵略别人中讨生活,也不愿从事体力劳动。他不光残忍好战而且狡猾奸诈,善于诱之以利,招降纳叛。猴子、野鸡和狗,就是他许以瓜分鬼岛珍宝为诱饵收买而来的。此辈唯利是图,绝非什么忠义之徒。至于鬼族呢?他们“在热带般的风景中或弹琴跳舞,或吟唱古代诗人的诗歌,安居乐业。鬼的妻子和女儿或织布酿酒,或用兰花编织花束,生活与我们人类一般无二”。是桃太郎侵略军“给无辜的鬼族带来了建国以来最大的恐怖”,他一手挥刀一手摇着绘有太阳图案的“膏药扇”,率领爪牙要“把鬼族斩尽杀绝不留一人”。而“没有比饥饿的动物更具备忠勇无双的士兵资格了”,他们“干尽一切罪恶”。尤其猴子,“果然不愧与我们人类是亲族关系,在扼死鬼的女儿们之前,必定要恣意凌辱一番……”如此一幅惨虐的战争图,在生于后世的我们看来不无似曾相识之感。

桃太郎率领三个家臣满载战利品,雄纠纠地凯旋故里,满心以为从此可以靠掠夺来的财宝不劳而食,跻身富豪阶级了,不想却就此失去了和平——鬼岛从未停止过反抗。桃太郎府邸屡遭游击队袭击,若非鬼族志士阴差阳错把猴子误作桃太郎,他只怕早就丢了脑袋。月白风清之夜,在鬼岛美丽的海滨,青年男女们聚集在椰子树下,不是为了谈情说爱,而是在用炸药填满椰子制作炸弹,要展开武装斗争,争取鬼岛独立。当然在桃太郎看来,他们无疑全是“恐怖分子”。

龙之介似乎是在向欲步桃太郎后尘的同胞们大敲警钟。伏尔泰有句名言:“寓言是历史的姐姐”。幸乎不幸乎?富于先见之明的龙之介于1927年36岁时自戕谢世,未及目睹历史果真演变成这篇寓言的“妹妹”——十年后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陷入全面侵略的泥沼不能自拔直至最终认败投降。也许应当说早逝对预言者竟不失为幸福!至于自杀动机,他本人在遗书中只含糊其词地说是感到



“朦胧的不安”。对这“不安”，后世的研究者们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有认为是出于对精神分裂预感的恐惧，有觉得应当归罪于女人，也有断定是身心衰竭灯油耗尽。大都拘泥于个人层面，未见联系时代、社会探寻原因者。然而细考《桃太郎》，诸君也许会同意，似乎有可能也有必要在种种个人要素之外再加上时代、社会因素，以更广阔的视野来重加考量。

芥川龙之介与芜湖

对我们中国读者而言,日本的小说家们大概不妨说是我们知之有限的族类。然而芥川龙之介或许是其中的例外,其多数作品似乎都已译成中文。不过除非专家,一般而言普通读者对作家的了解往往也仅仅限于阅读作品。譬如说芥川曾经访问过我省芜湖一事,恐怕就不大为人所知。

芥川龙之介少年成名,自 24 岁发表短篇小说《鼻子》获文坛泰斗夏目漱石激赏而享誉文坛后,文学生涯一帆风顺。27 岁时被大阪《每日新闻》社聘为社员,月薪 130 元,奖金和稿费(每千字五元)另算;无出勤义务,每年只需在大阪《每日新闻》上写小说若干即可。虽然报纸类只限于以《每日新闻》为唯一发表媒介,但却可以在任何杂志上自由发表作品。当时一日元约合我国大洋一元,待遇堪谓优渥,足见报社方面对芥川才华的器重与期待。1921 年 3 月底渡海访华时芥川早已誉满天下,而年龄却刚满 29 岁,尚未届而立。报社封了他一个特派员头衔,并承担食住行全部费用。芥川在华漫游“一百二十余日”,南到上海、杭州,北至北京、沈阳,足迹遍及半个中国。5 月 19 日,芥川从上海乘“凤阳丸”轮船抵达芜湖,受到其时旅芜经商的初中同窗好友西村贞吉热情款待,浏览市容后径赴位于陶塘(今似称镜湖)、据称系李鸿章别业的“倚陶轩”大花园大快朵颐,并在西村的“社宅”(公司宿舍)唐家花园住了两宿,与老友对床而眠。

